

# 冰雪儿

李武迅·著

下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

· 长篇小说 ·

# 冰 雪 儿

李武迅 著

(下)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魏明道

李群宝

封面设计:沉 浮

版式设计:大 风

责任监制:刘青海

## 冰 雪 儿

(上·下)

李武迅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32号 邮政编码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音乐学院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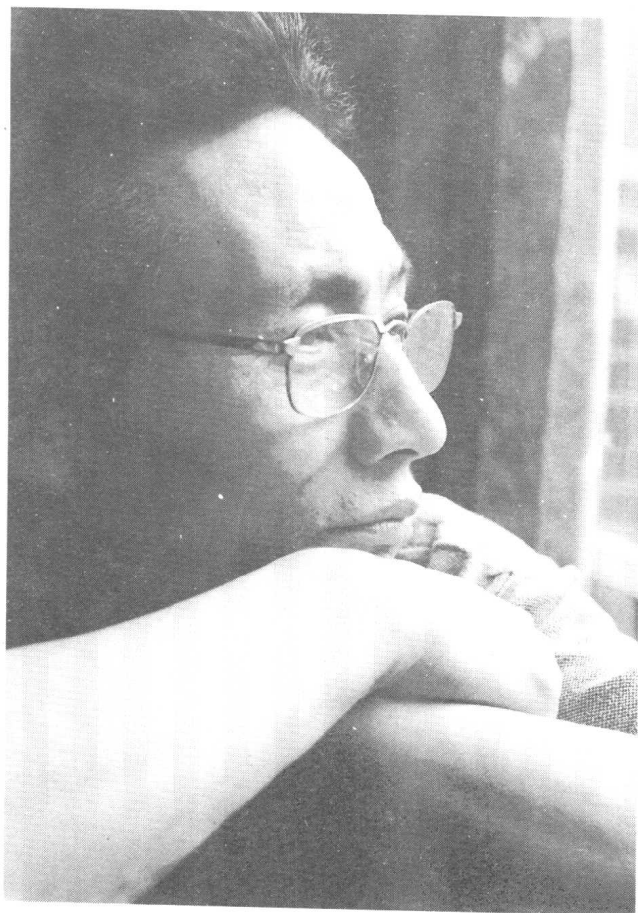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38印张 900千字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-50000

ISBN 7-5418-1725-2/I·461

定价:62.00元



摄影：龚靖波

作者近照

## 作者简介

李武迅，陕西西安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当代实力派著名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南山草》、《黄土魂》、《厚土高天》，散文集《飘逝的爱》，电视剧《灞河作证》，诗集《心祭》。1991年获全国创作员作品大赛一等奖，中篇小说《裂变》获全国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大赛三等奖，1995年散文《弯弯杏树》《瓜田·月夜·蚰蚰声》获全国散文作品一等奖，并选入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》，作者已被收入《世界名人大辞典（华人卷）》、《中国当代小说家词典》、《中国作家大词典》、《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。

五年的光阴如飞逝的流星，在冰儿的眼前一划，飞快地就过去了……

在苦难的襁褓中产生出来的小雪儿，已经在冰雪中长成了一株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白杨，长成了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。谁能想到，这个苦命的小雪儿，正如同被冰雪封闭在坚硬泥土里的一棵嫩芽，终于用她的毅力，冲破了命运的禁锢。她穿着妈妈为她缝的红棉袄，戴着妈妈为她织的那顶好看的白毛线帽子，又扎了两个十分别致的马尾巴辫子。快快乐乐地一跑，那两个辫子就忽闪忽闪的。

她的那双黑亮的眼睛，继承了母亲的生理遗传，长得和冰儿的眼睛一模一样。还有她那尖尖的下巴，高高的鼻子，一笑，脸上浮出的那一对笑窝窝，和冰儿小时候象神了。雪儿，简直变成了一只可爱漂亮的小蝴蝶。飞来，飞去，还有甜甜地，嫩嫩地，一串银铃般地笑声，真是天真无邪呐！

这些年，冰儿的心似乎冰冷了。她几乎再也不大去想木匠的事了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她就全当木匠死了，她现在只能含辛茹苦地把雪儿养大。因为，雪儿这是她生命中惟的一条根呀！也是她这一辈子，风风火火地相爱之后，产下的说不清是罪恶，还是爱的硕果？毕竟雪儿的出世，改变了她

的命运，改变了她的一切。

无论从任何角度上说，她不能没有雪儿。不能不珍惜这个让她付出了惨痛代价，用血和泪，用苦与乐，用哭和笑换来的爱情果实。如果说，雪儿代替了她的人生所有追求与理想。那么，此时的雪儿，正是她这辈子惟一的寄托呐……

这是秦城居民区的一个小院落，破败的一圈砖墙不高，有个简陋的小门楼，院内还有瓦房和几棵椿树。

这会儿，她给雪儿穿好衣服，把她从瓦房里引出来，送出门之后，她又把那破旧的木门，吱呀地掩上。然后，她进了内室，自己坐在缝纫机前，又开始昼夜不停地加工衣服。她是托封浩从服装厂要过来的加工活，每加工一件，能挣两块。有这些钱，雪儿的学费，她的房租，水电，日常花用，也就全够了。冰儿她一天到黑，一点儿也不敢歇呐！

且说，冰儿正做活时，门被推开了。之后，进来了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人，黑瘦黑瘦的，他的衣着也十分褴褛。他的精神，又显得疲惫不堪。他的两眼，迷茫又充满着失望。他一进门，一言不发，就往冰儿的旁边这么一蹲，用双手抱住头，长长地叹息着……

进门来的这个人，正是服装厂的老板封浩，他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一个县级机关当文书，由于他看不惯县老爷的作为，反映县政府领导的贪污受贿，后来被县政府贬到县上的一个服装厂去当厂长。在一次偶然的时刻，他在县城的一家饭馆门口，却意外地碰见了冰儿和雪儿。当时，冰儿实在没有办法生活，她引着雪儿，就去给这家饭馆洗碗。记得，是去年冬天一个大冷的天，冰儿正蹲在饭馆的门口，她的两只手，泡在冰冷的水里，冻得就象个红萝卜似的。雪儿爬在她

的背上，冻得直哭呢。

封浩看见冰儿，急忙拉起冰儿报怨说：“冰儿，你，你咋在这儿呢？这么冷的天，你为啥要干这活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不怕把娃冻了？你，唉！”

冰儿抬头一看是封浩，她凄惨地一笑问：“封浩，你咋在这儿？你好么？分到哪儿？”

“唉！一言难尽呐！”

“你也出了事？”

“冰儿，不说了，你跟我走吧，咱们先吃些饭，行么？”

“不，封浩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你也看见了，我正干活呢。”

“冰儿，你不干了，我另给你想办法，行么？”

“真的，你不骗我？”

“快走，把孩子抱上，咱先吃饭。”

“这？”

“走呀！这就去给老板退了，这活不是你干的。”

封浩给老板退了冰儿的活之后，就把冰儿和雪儿马上叫进另一家饭馆。他和冰儿边吃饭，边对冰儿说：“这样吧，你租个房子，先住上。我从厂里给你弄点加工活，你干脆给我厂加工服装。你看呢？瞎好，你是在屋里干活，房租你不用担心，我先给你垫付，这缝纫机，厂里也有，你只要会做就行了。

“能挣钱么？”

“虽然挣不了大钱，可是，也能养活你母女俩呀！”

“别说了，封浩，只要能混住我和雪儿，就行了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？”

“行。”冰儿激动地点点头，眸子里蒙上了泪花花。封浩

同样的感到难过，他把雪儿搂在怀里，用脸蹭着雪儿的脸蛋。

冰儿忙让雪儿谢叔叔，她就对雪儿说：“雪儿，快谢谢你封叔叔。”

雪儿仰起头，忙用哑语比划着说：“谢谢封叔叔！封叔叔好。”

“雪儿好么？”封浩问，雪儿同样用哑语回答：“雪儿好，只要叔叔让妈妈挣钱，妈妈就带雪儿，去寻爸爸。”

冰儿斥雪儿：“雪儿，你别胡说！”

雪儿再用哑语说：“我没有胡说，是妈妈说的么？”

几个人全苦笑了。

封浩问冰儿：“冰儿，你还在等他呢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的木匠哥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冰儿叹了一口气说。雪儿马上反对冰儿。就比划着说：“爸爸没有死，你胡说呢？”

冰儿把雪儿拉在怀里，就眼泪花花的。封浩又忙说：“冰儿，我算服了你了。”

“你服我啥？”

“你真是个硬性子。”

“可是，我命不好。”

“冰儿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其实，林一凡也是个好人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

“只是？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你不爱他，对么？”

“唉！人是结缘份，也许，我和他是没缘呐！”

“他到现在，也没有订婚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这是真的。”

“那他又何必？”

“我也是这么说他的。”

“封浩，我给你说句实话，我这辈子，不会与他在一块的。”

“这我明白。”

“江小青不是爱他么？”

“江小青和张小刚结婚了，你知道么？”

“她不爱张小刚呀！”

“可是，张小刚强奸了她，她就只好？”

“女人，咋都是苦命呢？”

“可她，不如你？”

“你是抬举我呢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那你现在和黄小芳过得怎样？”

“能咋样，人家现在是副校长，咱算什么？瞎好混呗”

“黄小芳真能干，这么年轻的，就当上了副校长，那她也不想办法把你调回城？我真羡慕你二人，一个是校长，一个是厂长，真是命好，像你们这家庭，一定很幸福的对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你是一个重感情的男人。小芳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，两个情种，岂能有忧哇！”

“可是？”

“难道，你也骗我说，你们的家庭不幸福？”

“不说了。”

“是呀，封浩，你在老同学面前也玩深沉，是不是家丑不可外扬，对么？”

“对。冰儿，说实话，我觉得黄小芳她人变了，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和她好不容易见上一回，除了吵架，再无二事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也许以后，还会发生不可预料的事呢。”

“那今天的事，就完了？”

“定了。”

“好，我二次谢谢你！”

“冰儿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咬着牙，干下去，日子一定会好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就这样，冰儿有了挣钱的机会，也有了属于她和雪儿母女俩自己的家。今天，封浩突然以这种神态出现，冰儿忙上前问他：“封浩，你这是？”

“……”封浩摇头不语。

“是不是出啥事了？”

“……”封浩还是摇摇头又不语。

“说呀！到底出啥事了？”

“……”封浩再摇摇头，还是不语。

“封浩，你说话嘛，难道你成哑巴了？”

“……”封浩再不语。

“是我的事，对么？”她问。

“不是的？”

“那是家庭的事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是啥？”

“冰儿，说实话，厂里出事了？”

“啊！厂里出啥事？”

“被人骗了。”

“谁？被谁骗了？”

“说也没用。”

“你说啊！”

“唉！不说了。”

“封浩，你是信不过我，对么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那你这是？”

“冰儿，不瞒你说，是被你的木匠哥骗了。”

“啊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”

“我没有胡说！”

“你见他来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他在哪里？你快说，他到底在哪？”

“他跑了。”

“跑了”

“对。”

“封浩，到底是咋回事？你快说呀！”

“前半个月，他和一个哑巴，一个瘦猴到厂里来，说是他开了一个服装店，给边远山区订了一批服装。这回能赚一大把钱，还说，他把这钱一挣，给你和雪儿就买一套房子，然

后，接你母女回去。我见他才从牢中出来，又为你和雪儿挣钱，就把三汽车服装让他拉去了。他说货一到，就把钱交到厂里。可是，等了十多天，一问才知道他们三人骗去的衣服，全部在市场上卖了。拿着钱，跑了……”

“这，我不信。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“那这？”

“这下，把厂搞惨了。”

“报案么？”

“报过了，可是，抓不到人。你说，又能咋？”

“唉！”

“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厂里这几天倒闭了。欠人家的料钱，人家逼着讨账。无奈，要拿缝纫机折还。说不定，你这台机子，也得抬走啊！”

“天啊！为什么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”冰儿爬在缝纫机上，哭着吼叫。

他俩正说着，从门外进来了一帮人，不由分说，把冰儿的衣物一包，推开冰儿，硬把缝纫机抬出门，往车上抬呢。

“别动！别动啊！”冰儿求着去拦挡。那伙人说：“厂长他欠我的钱，他让抬的。他欠的料钱，是拿机子抵账呢。”冰儿，欲哭无泪，一头栽倒了……

……

封浩拖着疲惫的身子一回到屋里，见门已经锁着，知道黄小芳还没有回来，心里就浮上了一缕淡淡地忧愁。自从和黄小芳分手之后，他在乡下接二连三的出现倒霉事，而黄小芳却如青云直上。先是法律事务所的工作人员，后是事务所

主任，再后来，升为法律系副主任，又破格升为副教授，现在又当上了副校长。他简直无法和她相比，她的一步步地高升，和他的一步一步地跌落，实际上是成正比的。由于社会地位上的悬殊，也导致了家庭地位上的悬殊。原来，黄小芳是围着他转的，可眼下，自己倒要绕着黄小芳转呢。他一回到家里，总见不到她的好模样，她总是责备他没本事，啥事也干不成。还说，如果他再不求上进，以后就不准他回到家里来。尽管这是一个笑话，可是，黄小芳的笑话却如同一把刀子，来回地割着他的心头肉呐！封浩是个有血气的男人，特别是他的火爆脾气，是听不惯别的人说他这不行那不行的，黄小芳只要这么的一说他，他马上脸一沉就进行反击，说黄小芳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又说她是小人得志。气得黄小芳和他大吵大闹，好不容易的一次团聚，又让他们三言两语闹僵了。于是，封浩生气的就返回乡下去，而黄小芳也不留他。渐渐地，两个人的性格就开始发生裂变……

黄小芳是故意气走封浩的，而封浩并没有发现她的用心，只是认为黄小芳现在地位变了，对自己的态度，也就当然的发生了变化。

黄小芳并不象封浩这样没有多少心计，从她的表面上看不出什么，但是，她的心理却比任何人的心理都复杂得多。她是十分有心计的，她要在封浩和他的父亲之间，演好客串角色，绝对的要达到鱼蚌相争，渔人得利的目的。用她的话说，她是不希望他们父子和睦的，因为她明白，要是他们父子和睦了，那她的戏，就无法演下去。她的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就无法达到。但是，黄小芳又十分巧妙地把握住适度，绝对又不允许他们父子之间发生冲撞，只能达到让他们不希望见面

的程度，就适可而止。她能够时不时的在封校长的面前撒娇，诉说他的儿子对她如何如何的侮辱，甚而还说些封校长极不喜欢听的话，以调动他对儿子的妒火。而她有时也偎在封浩的怀里，说他的父亲如何瞧不起他，说他是一事无成。而她的一切成功，又全是他的父亲一手提拔的。这样，封浩就越发的对父亲不满，甚而表示，自己不靠父亲，也一定能干成一番事业的。由于黄小芳的作用，封浩回城的希望犹如肥皂泡沫似的，只是瞬间的一闪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封校长也并不记得乡下还有一个儿子，封浩也根本就不去追求什么回城的理想。这样下去，黄小芳的角色就愈演愈成功了。渐渐地，封浩开始是每周回来一次，后来，是每月回来一次，再后来，是每季度回来一次，现在几乎是隔上大半年他才回来一次。因为，在他的心目中，家庭的诱惑已经毫无任何意义。封浩的反常举动并没有引起封校长的关注，他只是隔三差五的与黄小芳在一块鬼混，黄小芳用自己青春的肉体为赌注，而他又以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本钱，双方配合得十分默契……

然而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封校长的妻子在和她的牌友打牌时，林夫人也就拍着她的肩膀说她，为什么不把儿子从乡下调回来，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儿子往上干而让媳妇往上爬呢。封夫人是个直肠子人，她说话一点弯也不转，就端直的说：“别提那个死老头子，他的心里只装着别的人，而就没有装我家浩儿。”她说，忙用手去桌上洗牌。林夫人一边用双手来回地洗牌，一边用她的一双眼睛瞅着封夫人，冠冕堂皇地忙说：“是呀！你家老头子是大公无私，我家的老头子是打坏胳膊往外拧，这一对木头，一辈子只是个吃亏呀！说他

们没有权吧，一个是校长，一个是人大代表。可是，给别人办事心好得很，对咱自己办事，比登天还难，你说，咱要这些吃里爬外的东西干什么呢？”她的话一说完，又用眼睛去看封夫人，但是，她的两只手却没有停，她的心也不在打牌上面，而是操心封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表露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神情。封夫人不知道林夫人的意思，只当是她随便地说闲话呢，也就把她的话不放在自己心里去细琢磨，只是应合着说：“这是咱的命，要是放到前二十年，咱的话他敢不听，可是，时过境迁，今非昔比，咱把嘴皮说破，也是徒劳的，不起任何作用呐！”林夫人一笑。就说：“妹子，你和我是一样的苦命的，所以，我没事了就喜欢和你在一块打牌，不管他们的事，咱姐妹们该快乐的就快乐。现在又不是当黄花女的时间，都是面老珠黄，残花败柳的，只要老头子不嫌弃就算幸运了。你说呢？”封夫人打了一个‘南风’就笑着说：“是呀是呀！人生难得几回乐，咱只要见天儿有牌玩就足够了，你说呢？”

其它两个打牌的，一个是江小青的母亲，一个是张小刚的母亲，他俩个都不大说话，只是认真的看着自己的牌，认真地揭一张打一张，似乎不太关心她们二人所说的话题。封夫人又打了一张东风，抬起头问林夫人：“哎呀！你还忘了给咱姐妹介绍呢，请问这两个妹子是在哪发财的？你也引荐一下，以后咱姊妹伙，也好有个照应呀！”林夫人忙说：“是呀！你看我这记性，全让那个死老头子给气坏了。现在，我就介绍咱姊妹伙认识行不行？”说着，她用手指着封夫人说：“这位是校长夫人。”她话落点，那两个女人忙站起来握手。她又指着江小青的母亲说：“这位是我的好妹子，也是江小青的母

亲江夫人。”封夫人急忙伸出很白的手和江夫人认识，她忙瞅着江夫人说：“妹子人长得很好看，怪道来生的江小青象花朵似的，请问，妹子在啥单位就职？”江夫人淡淡一笑说道：“谈不上就职，只不过是哪里谋口饭吃，那能与封姐相比呢，你看封姐，人家是校长夫人，当今的皇后，风光得很。今天一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呐！以后还请封姐多关照，封姐，你看行吗？”封夫人也忙说：“瞧你这么一说，把我都说醉了，封姐我就喜欢听好话。行，只要你以后有用得上封姐的事，尽可以说，我保证在所不辞。”江夫人忙又说：“封姐不愧为皇家夫人，说话爽快得很，以后妹子的终生麻烦，就托给封姐你了。”封夫人咯咯一笑，马上答应：“行，行啊？”她又问到：“妹子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在啥单位呢？”林夫人介绍说：“江妹子人家在话剧院是名演，难道你还没看出来？”封夫人急忙说：“对呀！你是有点面熟，好象在啥地方见过，真的是好面熟的。”林夫人说：“你是在画片上见过，对不对，江妹子的形象，可是风靡秦城的呀！”大伙哈哈笑完，林夫人又指着张小刚的母亲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张小刚的母亲张夫人，她是干劳改工作的，以后咱姊妹谁要是进了‘女儿国’，尽可找她优待。张妹子，你说对吗？”张夫人说：“不，我才不会欢迎姐妹们进去的。要是真正的到了那一天，我别的不保证，只保证给大家安排一个好号子。你看，够朋友吗？”大伙又是一阵欢笑。封夫人握住张夫人的手说：“妹子够朋友，假如那个死老头子真的有一天做下对不住我的事，我气不过，杀了他之后，在号子里还真的要求妹子照顾呢。”张夫人忙捂嘴一笑，忙说：“封大姐真会开玩笑，像校长大人对夫人那么好，咋会做出对不起夫人的事呢？”封夫人忙反对地说：“这可说不定！